

建陽縣志卷之八

二世家

世家何世其家也夫列爵五等有茅土傳後斯為世家固班馬作史意也而此世朱蔡二家者何以其有著述大功匪徒以其後裔繁衍已也於是作二世家

朱子世家

朱子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其先婺源人也父松字

喬年第進士歷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至卒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初依劉子羽居崇安晚遷建陽之考亭紹興中第進士待次同安簿往見李侗得聞所傳河洛之學秩滿丐祠奉母不赴孝宗立應詔

上封事言帝王之學不可不熟講脩攘之計不可不早定本原之地不可不加意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乎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又曰今日之計不過脩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又曰四海利病係斯民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隆興初復召入對三劄申言封事之意而加

剴切時湯思退方倡和議除武學博士待次已而大臣相繼論薦皆不至起知南康軍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明年大旱應詔上疏極陳近習蒙蔽之狀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等力薦除江西常平使者改浙東因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說所奏凡七事至部訪民隱除弊政所部肅然台守唐仲友污濫首劾之章凡十上仲友與宰相王淮同里且姻家頗忤淮意尚書鄭丙御史陳

賈皆希准意詆譏僞學因以沮熹於是連奉宮祠者數年除江西提刑會淮罷相熹遂入奏拳拳以謹察天理人欲為說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奏上除兵部郎官以足疾辭本部侍郎林栗劾熹僞學乃令熹依舊職疾速之任後栗竟坐此罷黜熹亦予祠末踰月再召熹乃進封事以聞人意以天下大本與今日急務為言大

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是已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力辭以閣撰奉外祠又辭光宗朝除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又乞行經界從之後竟報罷差知潭州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降之申勅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卽

位趙汝愚首薦召赴行在奏事除煥章閣待制侍講  
熹入對首勸寧宗盡負罪引慝之誠致溫清定省之  
禮又勸帝求放心親儒學咨訪臣僚數事又乞遵行  
孝宗通喪之禮及儀僖祖不當祧韓侂胄自謂有定  
策功居中用事熹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  
復申言之未幾以寶文閣待制補郡尋依舊職奉祠  
初趙汝愚既相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胄用  
事為慮汝愚謂其易制初不以為意至是汝愚亦以

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其後偽學禍起熹遂  
落職罷祠尋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  
門人范念德黃榦惟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為言翌日  
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學禁解追復元官累贈寶謨  
閣直學士謚曰文理宗朝贈大師徽國公從祀孔子  
廟庭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竟九考立朝纔四十  
日山林之日長講學之功深其學大抵窮理以致其  
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所著書有易本義

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辯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平生為文凡一百卷生徒問荅凡八十卷別錄十卷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已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為知言

臨川吳澄贊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胸開豁海濶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朱子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予盖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文公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

也自韋齋先生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旣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

非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故其得於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

雖達而行道不克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  
萬代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  
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  
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  
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嗚呼是殆天所以  
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先生以建炎四  
年庚戌九月甲寅午時生于延平尤溪之寓舍慶元  
六年三月甲子以疾終于正寢是日大風拔木洪水

崩山哲人之萎豈小變哉十一月壬申葬于嘉禾里  
唐石之大林谷地名龍歸後塘九頓峯下子三人長  
塾將仕郎先卒次埜迪功郎季在承議郎孫男七人鑑  
鉅銓鐸銓鉉鑄曾孫男六人淵洽潛濟浚澄初先生  
居崇安五夫榜其讀書之室曰紫陽書堂以新安有  
紫陽山識鄉關常在目也後得地於建陽蘆峯之巔  
曰雲谷因砌草堂扁以晦庵自稱雲谷老人亦曰晦  
翁既又得武夷五曲之地結廬其間曰武夷精舍晚

卜築于考亭又曰滄洲精舍時號滄洲病叟最後揲  
蓍遇遯之同人因更號遯翁此先生生平自號始末  
如此狀俱見行年譜

淳祐元年辛丑正月令學宮列之從祀○御筆朕惟  
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  
程顥程頤真見力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  
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辯折衷會融使中庸大  
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

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宜令學宮列  
諸從祀以副朕崇獎儒先之意○元至正二十二年  
追封爲齊國公誥云朱熹挺生異質蚤擢科名試用  
於郡縣而善政孔多廻翔於館閣而直言無隱著書  
立言嘉迺簡編之富愛君憂國負其經濟之長緬想  
英風載欽新命

埜字文之文公仲子淳祐間監湖州德清縣戶部贍  
軍酒庫有二子長曰鉅任南康知縣次曰銓知登聞

鼓院

在字叔敬文公季子以蔭補官嘉定初除籍田令亢  
早上封事歷將作司農簿遷丞十年以大理正知南  
康軍奉祠起知信州入對以進學問振綱紀求放心  
爲言除提舉浙西常平塩茶公事加右曹郎官兼知  
嘉興府召爲司農少卿充樞密副都承旨出爲兩浙  
轉運副使寶慶中除工部侍郎進對奏人主學問之  
要理宗曰卿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因奏閔損以下

九人並封一字公爵獨曾參封郈侯乞與並封楊雄  
王雱乞去其像國家有程顥程頤張載若使之從祀  
廟庭斯文幸甚除吏部侍郎請外除寶謨閣待制知  
平江府遷煥章閣待制知袁州奉祠卒子鉉通直郎  
兩浙通運判官

浚字深源文公曾孫授朝散大夫右文殿脩撰累官  
兩浙轉運使兼吏部侍郎元師至福安州王剛中以  
城降浚不屈服藥而死子林彬長南溪建安二書院

溥文公四世孫任浙西提舉其弟三人湜任丹徒縣知縣淮任泉州路推官沂任考亭書院山長猶子唐任建寧路倉監納

叙曰余幼讀朱子書頗知嚮慕比長習舉子業益知誦法竊以弗獲親炙為憾幸而竊祿茲土時謁考亭瞻遺像所謂景星慶雲泰山喬嶽者其殆慰仰止之私耶公三子一居建安世襲經博一居考亭家傳詩禮徽之婺源亦一也考亭之后衣冠濟美侍郎深源為宋室忠臣今僉憲原冲起家進士蜚聲中外尤克以世其家者

### 蔡氏世家

蔡發字神與博學強記高簡廓落不能與世俗相俯仰因去遊四方聞見益廣邃于易象天文地理三式之說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杜門掃軌專以讀書教子為事子元定生十歲即教使讀西銘稍長則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而語之曰此孔

孟正脉也晚號牧堂老人朱文公嘗稱發所以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世人所及子元定孫淵沆沉曾孫格模抗權

元定字季通少穎悟父發以二程張邵四子建書授之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辯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飢啖薺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嘗曰造化微妙唯深于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不厭也

四方來學者熹必令先從元定質正焉尤袤楊萬里論薦召不起築室西山將為終隱之計時韓侂胄設偽學之禁言官承風連攻朱熹併及元定元定簡劉礪曰化性起偽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卽就道熹與從遊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日嘆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顏面至春陵

遠近來學者日衆愛之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竟卒於貶所及歸葬熹以文誅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侂冑旣誅贈廸功郎賜謚文節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屏山劉童贊曰天資高妙今古窮通師友契合講道從容著書立言理學斯隆微辭奧旨百世所宗

淵字伯靜號節齋元定嘗語三子曰淵汝紹吾易學曰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淵旣受學家庭而又徧友黃幹張治諸賢清修苦節有父風與沉俱躬耕不仕著周易訓解嘗謂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說得於易有太極之一言易者變易無體即無極之業識者謂發先儒所未發

沉字仲默從朱熹游熹晚年訓傳諸經畧備獨書未及為遂以屬沉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託沈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徃徃發明先儒之所未及沉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義理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卒謚文正

國朝正統間詔從祀孔子廟庭成化三年追封崇安伯屏山劉童贊曰服膺父師道學有自隱耀九峰不屑就仕吟詠性情得於幽趣尚書集傳後學徑路抗字仲節第紹定進士歷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奏對論正心及內降斜封之弊又言權奸不可復用國本不可不早定帝善其言寶祐初由浙東提刑召為國子司業兼資善堂贊讀玉牒檢討官歷遷工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寶祐中除端明殿學士同知樞密院

事拜叅知政事落職踰年復殿學致仕卒謚文簡以  
犯祖諱更謚文肅抗家學淵源當時號為君子  
模字仲覺行甚高度甚夷隱居篤學一以聖賢為師  
一時名士多師尊之嘗輯朱文公之書為續近思錄  
淳祐中謝方叔湯中乞表異之以勸後學有旨補廸  
功郎添差本州教授仍令有司錄其所著并訪以其  
所欲言卒學者稱覺軒先生

叙曰余始讀律呂新書病其難曉繇是知季通盖  
古博雅君子也方學禁嚴急季通偕諸子徒步杖  
屨行數千里外無幾微見顏面所謂流離困苦不  
貳其心者耶然自神與以孔孟正脉授季通貽謀  
義方淵源有自遂以儒世其家宜哉